

慕尼黑「七國經濟高峰會議」

吳東野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七國經濟高峰會議」(G-7；以下簡稱高峰會議)始於一九七五年全球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迄今的第十八屆係去(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蘇聯正式解體後首度舉行的會議。依照法國、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義大利、加拿大等七國工業國輪流主辦的順序規定，一九九二年輪到德國主辦。這次高峰會議在各國皆自身難保的情況下，自始至終都給人一種「不會有重大具體成效」的印象，而一般觀察家對慕尼黑黑高峰會議亦多不存厚望。①事實上也證明，慕尼黑黑高峰會議的結果並無異於往年，七大工業國領袖仍然祇是針對如何加速經濟復甦脚步，以及促成全球自由貿易談判等問題，在會後發表一些內容空泛的宣言。至於影響國際經濟規範的匯率及利率等問題，從會後的宣言中來看，不過是輕描淡寫地帶過，談不上達成任何共識或承諾。

基本上，本屆高峰會議係在全球皆面臨經濟不景氣的情勢下所召開。根據統計，去年全球的經濟成長平均祇有〇·八%，而工業國家的失業人口却高達近三千萬人。以歐洲共同體(EEC；以下簡稱歐市)為例，二十五歲以下的成年人口中，失業率就達二十%，而美國僅僅在今年六月份的失業率，就躍增至七·八%。②慕尼黑黑高峰會議召開之最主要目的，是為重振全球疲憊的經濟，但是各國預防經濟情勢惡化所採行的措施，往往又形成刺激經濟成長的障礙。以貨幣政策而言，美國自一九八九年夏天以來，已經進行過二十三次利率調降，「聯邦儲備理事會」(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六月初把重貼現率降至三·五%，似乎已接近極限，而無繼續調降的空間；③德國的重貼現率為八%，她雖然瞭解歐洲國家的貨幣政策多隨

註① Wilfried Herz, "Offene Wechsel: Der Münchener Gipfel soll die Konjunktur stützen," *Die Zeit*, No. 28/July 3, 1992, p. 22.

註② 趙景倫，「布殊(希)與慕尼黑七國峰會」，信報，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第九版。

註③ 趙景倫，前揭文。

著馬克(DM)的走勢而變動，亦承認德國的高利率政策，會直接影響整個歐洲的經濟復甦，但是德國統一後龐大的財政負擔和預算赤字，使任何執政者皆不敢也不願重蹈戰前的通貨膨脹覆轍，高利率政策就是為防止通貨膨脹。^④

就高峰會議的結果而言，各國領袖似乎都顯示出對未來的樂觀期待。七國領袖雖聲稱今年底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以下簡稱關貿總協)貿易談判將可達成最終協議，但是由去年七月間的倫敦高峰會議七大工業國亦曾作過類似之宣示，不禁讓人懷疑此一承諾究竟能否實現？

貳、與會七大工業國之處境

自從七大工業國家於去年(一九九一)召開倫敦「經濟高峰會議」以來，全球經濟復甦的脚步較預期緩慢，各國領袖的國內政治聲望亦普遍不高，同時還為經濟問題承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例如美、英、法、義、加等國的高失業率；德國面對激增的通貨膨脹率與重建德東地區經濟的沉重負擔；日本的股市與不動產交易不振，導致經濟成長放緩；義大利更陷入政局不安與龐大赤字的陰影。就整體來看，七大工業國領袖的處境如下：

1. 美國：布希總統在贏得波斯灣戰爭之勝利後，聲望一度於去年三月間大幅竄昇，但隨著美國的經濟停滯不前，聲望開始急速滑落。目前他在競選連任的過程中，受到來自民主黨總統提名人克林頓(Bill Clinton)的強力挑戰。即使近年來白宮在外交政策上的成就非凡，似乎仍彌補不了國內經濟蕭條現象所造成的民怨；

2. 法國：近期一連串的社會運動(卡車司機為反對違規點制而封鎖道路、農民不滿政府的農業政策而發動大規模示威)以及社會黨在地方選舉的失利，迫使執政達十一年之久的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總統急於提昇法國的國際地位。密特朗一方面受困於國內的高失業率，一方面又要設法說服選民支持法國既定的歐洲政經統一政策；

3. 日本：宮澤首相(K. Miyazawa)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上台後，立即面對政治醜聞和日本出兵海外法案(PKO)，鑒於國會反對派阻礙的沉重壓力，使宮澤在自民黨內的地位不甚穩固。另一方面，日本國內股市低迷所造成的經濟不景氣，亦使宮澤內閣受到輿論之抨擊，對外又因美國不滿日本的利率政策與巨額出超，導致宮澤終將下台的傳聞不斷；^⑤

註④ Udo Perina, "Geld bleibt teuer: Bundesbank -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muss mit den hohen Zinsen leben," *Die Zeit*, No. 29/July 10, 1992, p. 17.

註⑤ Klaus-Dieter Frankenberger, "Über dem Gipfel der führenden Industrienationen liegen düstere Schatt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July 7, 1992, p. 3.

4. 加拿大：正遭逢戰後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經濟蕭條與高失業率，造成帶領保守黨兩度執政的穆洛尼（Martin B. Mulroney）困於聲望急劇下降。同時，加拿大各省無法與法語區魁北克省（Quebec）就憲政改革問題取得協議，亦無異在打擊穆洛尼總理的政治前途，觀察家甚至懷疑加拿大明年是否還能繼續參加日本主辦的第十九屆高峰會議；^⑥

5. 英國：梅傑（John Major）在今年四月的大選中擊敗工黨而蟬連首相，因此論七國領袖的權位穩固性，當以梅傑居首。然而，英國的經濟情況同樣也不佳，梅傑面對國內的經濟成長停滯與高失業率，對外又因擔任歐市半年的輪值主席，必須推動歐市的政經聯盟，以及扮演保守黨內部「歐洲主義」派與「大西洋主義」派之間的平衡角色，其所承受的政治壓力並不亞於其他各國領袖；

6. 義大利：艾馬托總理（Giuliano Amato）係初次參加高峰會，今年六月上任後才幾天即須面對國內官僚體系的腐化與龐大的預算赤字。這位曾任財政部長且為法學教授出身的總理，第一步欲推行的措施，就是削減政府的預算赤字，成敗甚至影響到義大利未來是否符合加入歐市政經聯盟的資格；

7. 德國：統一後的經濟困境（失業人數高居不下、預算赤字劇增、基民黨參與地方選舉失利）使柯爾（Helmut Kohl）總理的聲望大跌。

叁、高峰會議之決議與反映問題

本屆經濟高峰會議的主題與往年大同小異。經濟方面著重於全球的經濟復甦（經濟成長、通貨膨脹、預算赤字、失業問題、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貨幣金融政策等）；政治方面則以探討環保、援助第三世界、經援前蘇聯與東（中）歐國家、核能安全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本屆高峰會議將經援「獨立國協」（CIS）與解決南斯拉夫內戰問題視為重點。從會議發佈的公報內容來看，形式上傳達出對未來的樂觀預期，但實際上對全球經濟發展多半具有預期性的宣示意義，甚少具體而可行的解決方案。有關這次會議之幾項重要決議大致如下：

1. 政治方面：(A)七國共同聲明將對核武設備與出口予以嚴格控制，並配合西方廿四個工業國家之協議，同意補償前蘇聯七億美元，以解決其正在進行之核武發展計畫；(B)支持聯合國對受戰火波及的塞拉耶佛（Sarajevo）進行糧食與醫療品援助，並建議派遣海軍赴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巡邏，以確保執行對塞爾維亞（Serbia）的經濟制裁；(C)同意俄羅斯暫緩

實施能源價格自由化，並支持「國際貨幣基金會」(IMF)階段性提供先前承諾的廿四億美元貸款，同時立即先撥款十億美元救急。此外，並允諾前蘇聯可於兩年內暫緩償還約七四〇億美元之外債。

2. 經濟方面：(A)尋求穩健的金融及貨幣政策，以壓抑通貨膨脹；(B)各國應大幅削減政府預算赤字，並鼓勵儲蓄創造降低利率之環境；(C)減縮公共支出並刺激新的投資，進而加速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D)加速於今年底之前達成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之協議。

慕尼黑「經濟高峰會議」反映出最爲關鍵的一項事實：即各參與國內部的政治和經濟困境，係造成其對全球經濟成長、匯率政策、環境保護、「關貿總協」全球貿易談判、援助第三世界、經援東(中)歐及「獨立國協」、與核能安全等問題無法達成完全共識的主因。分析造成此一現象的可能因素如下：

(1)正如本文製表所呈現的數據，當前七大工業國的經濟情勢皆達不同程度的困境，直接造成七國領袖在國內的聲望下降，間接亦導致其在對外談判時不敢冒險作無謂的讓步，因此降低了國際金融政策的協調程度；

(2)經濟強權不同的經濟政策考量方向，往往導致各國「自以爲是」的經濟措施，亦造成相互牽制的效應：例如德國爲壓抑通貨膨脹，無視美國降低利率的請求，逕自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將重點現率由七·五%再提高兩碼，同時又把抵押貸款的利率從九·二五%提高至九·七五%，對美國的金融政策形成不小的壓力；日本鑒於低迷的股市和不動產交易不振會影響國內市場的消費，可能打算發動新的出口攻勢，如此將對歐市形成新的「進口失業」現象；美國則不顧今年可能達到四千億美元的赤字，而以低利率政策來解決經濟蕭條問題。七大工業國唯獨對當前國際匯率的浮動不表意見，顯示其尚有容忍的空間：例如美元儘管對日幣和馬克貶值，但有利於美國縮短其與日本及德國的巨額貿易逆差；日元持續升值則有助於減少其龐大的貿易順差，相形之下可減輕承受美國與歐市譴責的壓力；德國在容忍範圍內維持現階段的馬克走勢，有助於克服通貨膨脹，並創造下半年度降低利率的環境；

(3)今年的經濟高峰會議中，七大工業國太專注於對俄羅斯的經援，却對六年來涉及一〇八個國家經貿利益的「關貿總協」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依然是束手無策，其所反映的三項關鍵問題在於：(A)歐市國家似乎將歐洲政經統一看得比全球自由貿易談判更爲急迫而重要；換言之，今年歐市各國批准「馬斯特里赫(Maastricht)條約」在大勢底定之前，美、歐間有關農產品出口津貼的僵局仍難以突破；(B)促成烏拉圭全球貿易談判的關鍵在於布希、密特朗、與柯爾等三人的態度不一，尤其後二者正受到政治聲望下降之威脅，不願接受美國建議降低廿四%的穀類出口補貼，以免得罪能影響選情的農民團體；(C)法國與美國爲「歐洲聯軍」、美國在歐主導權、及北約的角色和定位等問題，始終存有嚴重歧見。從密特朗總統近期獨自冒險視察塞拉耶佛，至本屆經濟高峰會上對農產品補貼政策堅持不讓步，可以看出密特朗是想藉提昇法國的國際主導地位，以

爭取挽回法國選民對社會黨的支持。

肆、美、歐對農業政策的爭執

理論上，促進全球經濟景氣的最佳信號，應屬美、日、歐市三大經濟集團宣告結束多年來的貿易戰爭，同時儘量減少彼此間現存的關貿障礙，以突破「關貿總協」自由貿易談判的僵局。包含今年召開的慕尼黑黑高峰會議在內，七大工業國已連續第四年為「關貿總協」烏拉圭回合談判問題僵持不下。猶記七年前（一九八五）的波昂經濟高峰會議上，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大國領袖曾經為全球貿易自由化問題，與法國密特朗總統針鋒相對，並決定於一九八六年底在烏拉圭的海濱浴場彭特城（Punta del Este）展開後續談判（以後即稱為「烏拉圭回合談判」），可惜從一九八八年起，全球貿易自由化問題即因美、歐間的農業政策分歧而受阻。一九九〇年美國德州休斯敦召開的高峰會議上，七國首度認為有必要傳達當年年底完成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果的義務性宣示，然而事實的發展一如去年倫敦與今年慕尼黑黑高峰會所見，有關全球貿易自由化問題，始終仍是「事與願違」。

近一年來，經過「關貿總協」官員的居中協調，的確已有突破當前困境的跡象。基本上，一〇八個會員國已達成建立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共識；換言之，西方國家可以考慮將服務業納入全球自由貿易的規範，而七大工業國亦有義務推動自由化競爭的發展取向，並針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紡織品與食品輸入，定出一個開放市場的過渡時期，第三世界國家相對則應承諾保護智慧財產權。⑦理論上，「關貿總協」烏拉圭回合談判如果達成協議，未來十年的全球生產總值將可提昇五十二億美元，⑧目前的問題關鍵即在於工業國家是否能就農產品政策達成妥協。美國在澳洲、紐西蘭、阿根廷等農業出口國的支持下，要求歐市放棄對農產品出口的補貼政策，而歐市却一味維護各相關國家內部欠缺國際競爭力的農民利益。事實上，歐市內部成員國的利益亦有分歧：例如德國農村的規模普遍不大，因此波昂政府僅著重於對各農戶的高額津貼；法國的農業生產力一向傲視全西歐，在乏力參與國際強勢競爭之下，形成巴黎政府一貫的農業補貼政策。

歐市共同的農業政策是一九六二年開始推行，當時的宗旨是希望大幅增長農產品，以配合工業的快速發展。為確保政策的運行無礙，歐市著重縮短農民與工人的生活水準，作法上不僅提高農產品的銷售價格，還以政府補貼的人為主導方式來增

註⑦ Nikolaus Piper, "Rivalen ohne Regeln: Wirtschaftsgipfel - Der Handelsstreit zwischen Amerika und Europa belastet die Konjunktur. Die Zeit für einen Kompromiss wird knapp," *Die Zeit*, No. 29/July 10, 1992, p. 17.

註⑧ *Ibid.*

加農民收入。依照歐市過去的規範，各國農產品除了在本國銷售之外，餘額則由歐市運用公積金，以高於國際價格的方式收購及儲存。經年實施該政策的結果，導致農業人口增加與農產品過剩的現象。由於儲存的糧食過多（例如一九八七年歐市的牛油儲存量高達十二億公噸），歐市必須付出龐大的支出租用倉庫及冷凍設備，更因為將過剩農

表：當前七大工業國的經濟動態指標（一九九二年第一季）

國名	經濟成長率	國民生產總值(億美元)	年國民所得(美元)	經濟成長率預估	失業率	通貨膨脹率(較去年同期)(1992.1-5)	外債(億美元)	重貼現率(年率)	基本利率(年率)	外貿差額(億美元)
美國	GDP -0.7 (1991) +2.7 (1992 第一季)	56,858.0 (1991)	22,550 (1991)	GDP +2.1 (1992) +3.6 (1993)	7.5 (1992. 05)	+2.9	6,640 (1992. 07)	3.5 (1991.12 -1992.6)	6.5 (1991.12 -1992.6)	-218.0 (1992. 01-04)
日本	GNP +3.2 (1991) +4.3 (1992 第一季)	33,372.0 (1991)	27,235 (1992.I)	GNP +1.8 (1992) +3.1 (1993)	2.1 (1992. 05)	+2.0	0 (1992. 07)	3.75 (1992 -06)	5.25 (1992.4 -1992.6)	+400.6 (1992. 01-05)
德國	GNP +3.1 (1991) +7.3 (1992 第一季)	15,759.0 (1991)	21,475 (1991)	GNP +1.3 (1992) +2.3 (1993)	6.5 (1992. 05)	+4.4	0 (1992. 07)	8.0 (1991.12 -1992.6)	11.0 (1991.12 -1992.6)	-28.5 (1992. 01-02)
法國	GDP +1.3 (1991) +4.5 (1992 第一季)	11,976.3 (1991)	21,085 (1991)	GNP +2.0 (1992) +2.6 (1993)	10.0 (1992. 04)	+3.1	96 (1992. 07)	9.6 (1991.12 -1992.4)	9.85 (1992.5 -1992.6)	-18.4 (1992. 01-03)
義大利	GDP +1.4 (1991)	10,781.2 (1991)	18,685 (1991)	GDP +1.5 (1992) +2.1 (1993)	10.9 (1992. 04)	+5.5	369 (1992. 07)	11.5 (1991.5 -1992.4)	13.5 (1992.6)	-44.5 (1992. 01-02)
英國	GDP -2.2 (1991) -1.8 (1992 第一季)	10,180.4 (1991)	17,445 (1991)	GDP +0.4 (1992) +2.6 (1993)	9.6 (1992. 05)	+4.2	0 (1992. 07)	10.5 (1991.10 -1992.4)	10.0 (1992.5 -1992.6)	-249.9 (1991. 01-01)
加拿大	GDP -1.5 (1991) +1.7 (1992 第一季)	5,928.3 (1991)	21,750 (1991)	GDP +2.3 (1992) +4.3 (1993)	11.2 (1992. 05)	+1.5	1,490 (1992. 07)	7.08 (1992.1 -1992.6)	7.0 (1992.6)	+3.8 (1992. 01-02)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Financial Tim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Week.

產品對前蘇聯與日本等國的賤價出售，⑨造成補貼數字逐步上昇。以今年為例，歐市八五〇億美元的總額預算中，農業補貼即佔去一半，預估至一九九七年，歐市的農業預算將高達五三五億美元。⑩有鑒於歐市自身的農業問題與來自美國的壓力，直到最近（七月）始通過一項農業改革方案，其目的主要為減少對農產品售價之補貼，以降低農產品價格，同時計畫採行休耕方式解決農產品的過剩問題。⑪依據德國財政部長韋格爾（Theo Waigel）在慕尼黑高峰會議上所言：歐市穀類價格在未來的三年中，將降低約三十%。⑫換言之，歐市的這項農業政策改革會減少農產品過剩問題，也可以紓緩全球農業市場的壓力。根據當前的形勢發展，美、歐間仍存在三項爭執點：

- (1) 美國政府與「關貿總協」總裁鄧克爾（Arthur Dunkel）都要求歐市於六年內降低廿四%的農產品津貼，祇是法國迄今仍不同意該方案。目前問題的關鍵在於，它涉及歐市每年約一百萬噸的農產品，「關貿總協」是否同意將期限延長為十年，或以單項減少補貼的方式尋得妥協，似有待雙方進一步磋商；
- (2) 歐市已決議於幾年內對剩餘農產品降低二十%的津貼，同時也願意降低對獨立農民收入補助，唯美國祇同意給予一定的緩衝時期，最終仍要求歐市放棄津貼政策；
- (3) 歐市希望暫時對以往自由進口的黃豆、樹薯粉、及其他飼料，施以有限度的數額管制，待國際穀類價格下降後，農產飼料的價格競爭優勢也會逐漸消失，屆時開放進口數額與否，已無足輕重。

前述的三項爭執難免讓人感到疑惑，不解美、歐之間為經貿問題中的一些小枝節而爭議不休。事實上，如果我們由德國農業祇佔整體國民經濟的二%，美國的農產品出口亦不過佔整體外貿額的一〇%來看，也的確無法意會美、歐之間何以會各持己見而不願讓步？真正的關鍵原因或在於雙方領導人不願得罪國內強大的農業遊說團體。從這次慕尼黑高峰會議的過程發展中，已充分印證此一說法。法國密特朗總統與會之前的態度原本極具彈性，他在會議中之所以又凸顯強硬的立場，不外乎是受到法國農民團體示威影響，以及顧慮決定歐市政經聯盟前景的公民投票（九月廿日）結果。總而言之，當前推動全球自由貿易協定的基本關鍵，還是在於美、法、德、英等國的態度，特別是美國受到參眾兩院的壓力，使布希總統必須在明年促使「關貿總協」的貿易談判達成協議，以爭取國會順利批准。美國與德法兩國若無法妥協，或下一回合的貿易談判也不如期地成功，雙方都可能因此而付出代價：一方面，西方國家對一九九〇年代全球經濟將逐步復甦的期待會因此落空，而另一

註⑨ 柳門，「歐共體『綠地歐洲』大調整」，星島日報，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三日，第三版。

註⑩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日，第十一版。

註⑪ 其調整後的補貼政策為：(1)三年內完成削減二九%的穀類補貼價格；(2)三年內降低十五%的牛肉補貼價格，並大量減少牛肉的產量；(3)三年內減少十五%的牛油補貼價格；(4)對歐市農民直接支付津貼，以賠償其損失，但先決條件是農民必須休耕十五%的農地。

註⑫ Nikolaus Piper, *op. cit.*, p. 17.

方面，全球貿易談判的失敗亦可能加劇區域性經濟集團間的對抗。目前，法國已表明在今年九月廿日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接受「馬斯特里赫條約」之前，絕不會接受美國減少農產品出口津貼的議案，而擔任歐市輪值主席的梅傑首相，却又公開表示在年底任期結束前，必定用各種誘因與壓力完成推動全球貿易談判協議的任務，如果從前述兩種說法來分析，則「關貿總協」的全球貿易談判與歐市各國批准政經聯盟條約二者之間，具有相當的關連性。

從問題的本質來看，美、歐之爭反映了全球正逐步形成貿易保護集團，三大集團的分佈：以德國為中心的歐市、以美、加、墨西哥為主幹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以日本為主軸的東亞貿易區。雖然這三大集團尚未完全形成，但大體的趨勢已相當明朗；易言之，全球自由貿易正為「管理貿易」(managed trade)所取代(例如美日就半導體所達成的協議就不適用於其他地區)，當此之際，美、日、歐市間的經貿競爭若不即時建立規範，全球貿易競爭將更為壁壘分明，自由開放恐怕祇是一種奢望。

伍、缺乏具體協議的政治問題

七國高峰會議打算提昇聯合國功能的政治議題，充分顯示出美國及法國的衝突。白宮拒絕法國召開國際和平會議以解決南斯拉夫問題的建議，進而主張以聯合國模式解決南斯拉夫內戰，必要時亦應堅持任何軍事干預皆以北約的軍力為主幹。布希總統此舉無異是為維持其對歐事務的主導權，這也是美國堅決反對賦與法國主導「歐洲重建暨開發銀行」(EBRD)籌組七億美元的「核武安全共同基金」，^③以改變前蘇聯與保加利亞等國多項核武發展計畫的根本原因；而實際上從高峰會議的公報內涵來看，處理南斯拉夫內戰問題的方案，也的確在美國的堅持下由歐市主導轉而交付聯合國安理會去解決。法國堅持各北約成員國可以獨立承擔軍事干預南斯拉夫問題，其目的除了欲排除美國對歐洲大陸的影響力之外，爭取對歐事務主導權亦有利法國選民支持社會黨繼續執政。因此，就國際間未來兩年的發展前景預期，美、法爭執實不易消除，問題僅在於其負作用對國際政經發展的影響有多大。

本屆會議的最大獲利者，似乎是繼去年戈巴契夫之後受邀參加非正式會議的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N. Yeltsin)。他不僅獲七大工業國支持其貫徹經濟改革計畫之承諾，且獲「國際貨幣基金會」立即進行十億美元的撥款計畫，今年十月可能還會再獲卅億美元的備用信貸。然而，基於「國際貨幣基金會」本身的財力有賴經濟強權支持，必須視美國國會何時完成

註③ Roger Cohen, "U.S. Rejects Expanded Role for EBR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13, 1992, p. 7.

「援俄法案」(aid-to-Russia bill)。日本雖然允諾對俄羅斯進行經援，但却以莫斯科對歸還日本北方四島的態度為評估標準；換言之，貸款給予俄羅斯的速度能決定葉爾欽經濟改革計畫之成敗，它同時亦形成全球經濟情勢不安的一項變數。葉爾欽總統執政八個月以來的經改政策，如今已進入成敗的最後階段，其間西方國家的經援扮演著極為關鍵之角色。就高峰會議後的發展觀察，西方國家承諾分三階段的貸款計畫，應有助於俄羅斯改善困境。如果依七大工業國之預期，俄羅斯透過「巴黎俱樂部」(政府債權人集團)的協助，應可作規律性的債務重整，在奠定第一期的信貸基礎後，將可減輕(非免除)俄羅斯的債務。更重要的是，七大工業國此舉具有安定東歐及前蘇聯人心的意義，逐步達成對前蘇聯既定的「助人以自助」政策。

陸、結 論

七大工業國的經濟困境改善，似乎都建立於對未來的信心。事實上，國際間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研究機構，都預估明年全球經濟將開始進入復甦期。目前七大工業國之間的最大問題在於，經濟發展政策的脚步不一與彼此對創設經濟景氣所必備之金融政策共識不足。德國媒體所譏諷的「各顧各的」(Rette sich, wer kann)的作風，^④才是造成美、歐相互牽制和指責的主因。由此一層面評估，七大工業國的國內因素往往決定了國際間的協調程度。就短期而言，此種分歧現象並不容易改變，不過本屆經濟高峰會議不同於往昔的是，工業國家已開始就近三十萬失業人口的病因研擬對策(如製造業衰退、服務業興旺、高科技發展形成就業不易的現象)，尤其針對社會結構之改變尋找解決方案，這未嘗不是會議的另一項收穫。令人擔憂的問題倒是，未來幾年內的國際經濟逐漸好轉之前，七大工業國間若無法發揮協調精神以共渡難關，即可能因此延緩全球經濟復甦及繁榮的脚步。

當前全球最強的三個經濟大國——美、日、德都面臨到不同程度的困境，而七大工業國的政治訴求亦不一致，同時布希總統再三所提出的「新世界秩序」，亦從未清楚地界定出其內涵，由此一層面觀察，未來七大工業國於短期內達成全球自由貿易規範的希望，似乎極為渺茫。實質上，美國布希總統在這次高峰會議後依然是空手而歸，美、歐間無法化解分歧，造成美國刺激經濟成長的不利因素。過去的五年當中，美國的經濟成長有七十%係依賴出口貿易；換言之，如果烏拉圭回合談判成功，不僅全球貿易至公元二〇〇〇年時可望增加一兆美元，有助於全球經濟年成長率提昇〇.五%，^⑤同時對布希總統年底的選戰，當有推波助瀾的功效。如今，慕尼黑高峰會議沒有達成任何具體協議，顯示布希總統試圖將自己塑造成全球領袖的努力，再次遭受挫折。

^④ Wilfried Herz, *op. cit.*, p. 22.
^⑤ Roger Cohen, "Trader: Lamp List of Hop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9, 1992, p. 9.